

唐代礼官服色考

——兼论《步辇图》的服色问题

包铭新 [韩] 崔圭顺

内容提要 传阎立本《步辇图》是一幅写实风格的艺术作品,描述了唐太宗接见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赞普使者历史场面。该作品中包涵的有关隋唐时期服饰方面的图文信息,对于中国服装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通过对唐代服色制度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与考证,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试就图中引班使者的礼官所着官服之色名、品级以及该图中所绘场面的具体时间展开研究与探讨。

关键词 唐 步辇图 服色 职官制度 禄东赞 文成公主

传阎立本《步辇图》[图一],是一幅以唐太宗接见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臣禄东赞为题材,具有写实主义风格特征的绘画作品,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人们对于作品本身有着诸多异说:有人认为是阎立本的真迹;有人认为是阎立本作品的宋人摹本;当然亦有学者对这幅画是否为阎立本所作提出怀疑。笔者认为,无论是阎立本的真迹抑或为摹本,对于研究画中的服色来说影响是有限的。故不揣谫陋,试就图中所画礼官的服色略作考证,并证以文献资料,尚祈方家指正。

在《步辇图》上,共画有十三位人物形象,他们分别为:唐太宗、使臣禄东赞、礼官、译员、抬扶步辇宫女(六人)和撑伞宫女及掌扇宫女(三人)。本文欲通过图像和文献比较法,对礼官之服色进行研究,探讨唐代官员的服色制度。

一 研究的分歧

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展开,人们对《步辇图》的认识也日益清晰,但仍有一些疑窦存在。例如,

〔图一〕传阎立本《步辇图》 故宫博物院藏



关于图中礼官的准确称谓。元汤屋称“朱衣髯官执笏引班”¹。现代学者则解释为，“虬髯红袍的官员执笏站在最前面的，应该是引班的礼官”²；“穿红袍的礼官”³；“朱衣髯官执笏导引”⁴；“戴幞头着红圆领衫执笏者，当时朝中引班礼官”⁵；“幞头、圆领衫、佩帛鱼、执笏赞礼官”⁶；“赞礼官与译员均如一般初唐侍从，前者穿红色圆领服，后者穿白圆领服，各秉小笏旁立，腰系帛鱼”⁷；“典礼官吏的沉稳”⁸；等等。学者们对该官员为礼官的观点基本相同，考虑唐代接待外使等事务由礼部负责⁹，这是应该的。只是在对该礼官所穿服色的论述上，他们存在一定的分歧。究其原因，也许是由于对唐代官服服色制度不够了解造成的。他们注意到了《步辇图》上礼官官服的颜色，却只是比较随意地选了一个类红色的色名来命名，因此导致了在解释上的诸多分歧。

〈1〉 元汤屋：《画鉴》，于安澜编《画品丛书》，页406—407，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

〈2〉 何乐之：《阎立德与阎立本》页34，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年。

〈3〉 潘絮兹：《阎立本和吴道子》页13，中国历史丛书第128种，中华书局，1964年。

〈4〉 鲁迅美术学院学报编辑部：《步辇图》，《美苑》1982年第4期，页60。

〈5〉 中国历史博物馆：《简明中国文物词典》页347，中国历史博物馆，1991年。

〈6〉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页169，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年修订版。

〈7〉 沈从文编著：《沈从文全集32·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页232，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8〉 陈佩秋、徐建融：《中国画晋唐宋元传统》页54，上海画报出版社，2002年。

〈9〉 清黄本骥：《历代职官表》页19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二 《步辇图》的背景

唐代吐蕃在悉补野(sPu rgyal)氏族所统领的雅砻地区, 兼并其他地方势力以后, 建立吐蕃王朝。吐蕃国祚二百余年, 在此期间继续向外开疆拓土, 并在武力有所不足的情形下, 通过运用对外联姻的策略, 抓住机会为其在政治上争取到实利。吐蕃与唐朝的联姻前后有两次。第一次是吐蕃赞普(王)松赞干布(Srong btsan sgam po, ?~649)与文成公主的联姻; 第二次是野祖如(rgyal gtsug ru)与金城公主的联姻(703年唐朝许婚, 710年金城公主下嫁)¹⁾。

《步辇图》是描绘吐蕃使者禄东赞受松赞干布之命, 到长安迎娶文成公主的历史事实。分析文献, 该历史事件的过程可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²⁾:

①贞观十四年(640)冬十月闰月丙辰, 禄东赞为请婚第一次到长安³⁾; ②十五年(641)春正月丁卯, 禄东赞为迎娶文成公主到长安⁴⁾; ③十五年春正月甲戌, 禄东赞受唐太宗接见⁵⁾; ④十五年春正月丁丑, 文成公主离开长安⁶⁾。

从禄东赞贞观十五年正月丁卯日到长安, 到丁丑日文成公主离开长安, 一共历时十一天。据

① 林冠群:《唐代吐蕃对外联姻之研究》,《唐研究》第8卷,页175-185,2002年。

② 有关唐太宗时期吐蕃欲与唐朝联姻的记载,分别在贞观八年、十二年、十四年和十五年,共四次。不过,文成公主或禄东赞的名字,相关的记载一直到贞观十四年和十五年的文献中才出现。有的文献记载中具体日期未详,根据著者的整理,大致可以把这段历史分为四个阶段。请参《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页43-52,中华书局,1975年,卷一六六《吐蕃传上》页5221;《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页6073-6074,中华书局,1975年;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四-一九六《唐纪》十至十二,页1929-1949,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宋王钦若等辑:《册府元龟》卷九六二《外臣部·贤行》,页11325,中华书局,1960年,卷九七八《外臣部·和亲》页11495-11496;《唐会要》卷九七《吐蕃》页2050-205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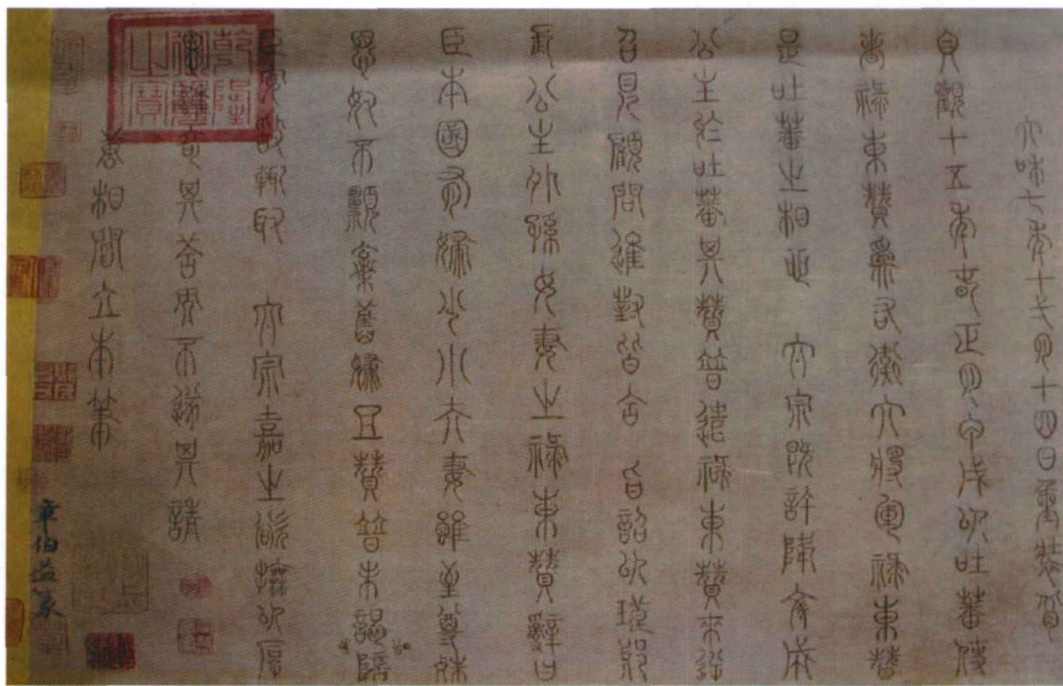
③ 《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贞观十四年冬闰十月丙辰)吐蕃遣使献黄金器千斤以求婚。”(页52)《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唐纪十一》,“(贞观十四年冬十月闰月丙辰)吐蕃赞普遣其相禄东赞,献金五千两及珍玩数百以请婚,上许以文成公主妻之。”(页1946)关于贞观十四年吐蕃遣禄东赞求婚事,又见《旧唐书》卷一六六《吐蕃传上》(页5221)、《册府元龟》卷九八《外臣部·和亲》(页11496)、《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页6074)、宋王溥:《唐会要》卷九七《吐蕃》(页2050),所记略同。

④ 《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贞观十五年春正月丁卯,吐蕃遣其国相禄东赞来逆女。”(页52)《册府元龟》卷九六二《外臣部·贤行》:“吐蕃相禄东赞贞观十五年来朝。先是许以文成公主出降,赞普遣禄东赞来迎。”(页11325)

⑤ 《步辇图》的题跋及《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唐纪十二》:“贞观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吐蕃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页1949)《唐会要》卷九七《吐蕃》:“初,太宗许降文成公主,东赞来迎,召见顾问,进对合旨,乃拜为右卫大将军,又以琅琊公主孙女妻之。”(页2051)关于贞观十五年禄东赞受唐太宗接见事,又见《旧唐书》卷一六六《吐蕃传上》(页5222)、《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页6075),所记略同。

⑥ 《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贞观十五年春正月)丁丑,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送文成公主归吐蕃。”(页52)关于文成公主离开长安事,又见《旧唐书》卷一六六《吐蕃传上》(页5221)、《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页6074)、《唐会要》卷九七《吐蕃》(页2050)、《册府元龟》卷九八《外臣部·和亲》(页24-25)、《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唐纪十二》(页1949),所记略同。

〔图二〕《步辇图》题跋部分(之一)



《步辇图》后题跋〔图二，图三〕，这幅画表现的是上述第三个阶段甲戌日的事情¹⁾，即禄东赞到长安七天后，拜见唐太宗的场面。那天，太宗接见禄东赞时，对他很赏识，欲赐其与唐女结婚的礼遇，遭禄东赞婉拒后，唐太宗授其右卫大将军之职²⁾。

三 唐代服色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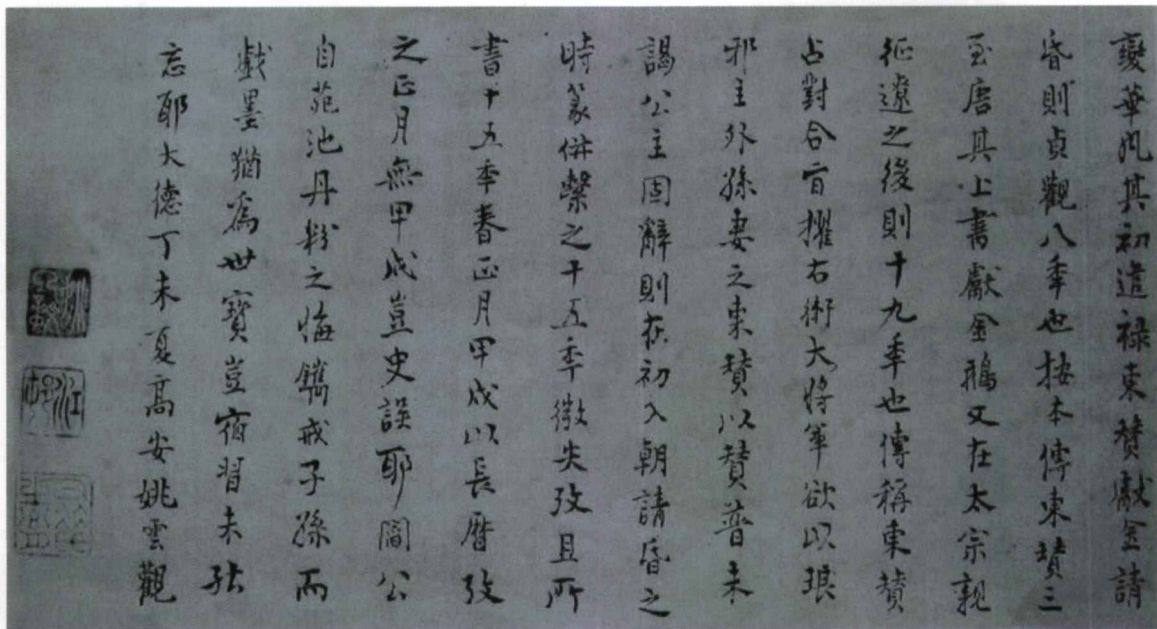
在中国古代璀璨的服饰文明中，服饰的象征性历来倍受统治者重视。各个朝代都制定有一定的服色制度，用以区分着装者不同的等级和身份。秦汉时期，文官都穿黑色的衣服。秦自以为得美德，衣服尚黑，汉因秦制，仍尚黑。这时的黑色通乎上下，所以从颜色上无法分辨大官小官。北周时，才有所谓“品色衣”出现³⁾。但北周品色衣的使用范围小，而且当年即亡，其制度亦莫能详征。

1) 《步辇图》的题跋中，元高安姚谓：“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长历考之，正月无甲戌。”不过，按方诗铭、方小芬：《中国历史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页399），贞观十五年正月癸亥是朔，据此甲戌当为十二日，高说误。

2) 另一方面，据吐蕃史料记载，礼部尚书陪着公主离开长安时，禄东赞不能同时离开，当人质逗留在长安。请参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页38：“吐蕃王朝世系明鉴亦记此事……”大臣支塞乳恭顿妒忌禄东赞，因言以明智大臣一人留此为质，汉藏和平可保。同时注视东赞。唐主曰：我公主为汝吐蕃所得，应留禄东赞为质。……唐主赐禄东赞第宅一座，又配以一妻，东赞极为悲苦，乘间逃归吐蕃。”科学出版社，1958年。

3) 《隋书》卷一一《礼仪志六》：“大象二年(580)下诏，天台近侍及宿卫之官，皆着五色衣，以锦、绮、纁、绣为缘，名曰品色衣。”页250—251，中华书局，1975年。

〔图三〕《步辇图》题跋部分(之二)



隋大业六年(610)正式定服色制度¹⁾，因此，可以说古代中国品官服色的制定是从隋代开始，并为此后各王朝采用²⁾。

兹在下文将唐代服色制度之演变过程归类整理，并以表格的形式一并列出，以便进一步论证《步辇图》中礼官所着服色的名称。

(一)唐代服色制度演变

古代官员的服装可以分类祭服、朝服、公服、常服四种。朝服亦名具服，公服亦名从省服，常服亦名讌服³⁾。考虑到《步辇图》描写的是唐皇帝接见外来使臣的场景，皇帝和唐臣穿的似应为朝服，然而从图中表现的人物形象来看，他们穿的是被称为幞头与圆领衫之常服。此亦可在《旧唐书·舆服志》的记载中得到证实：“(皇帝)其常服，赤黄袍衫，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皆起自魏、周，便于戎事。自贞观已后，非元日、冬至受朝及大祭祀，皆常服而已。”⁴⁾可知贞观以后，皇帝的日常服装出现了简单化的趋势，有可能官员的服装也跟着皇帝有所简单化。因此，《步辇图》中的唐

1) 《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诏从驾涉远者，文武官皆戎衣，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五品以上通着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绿。”页1951—1952。

2) 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页189—191，文物出版社，2001年。

3) 《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页1944、页1951—1952。

4) 《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页1938。

臣着常服，并按照武德四年制定的制度执笏，便是可以理解的了¹。

隋代百官常服为黄袍（同于一般百姓），帽为乌纱帽。不过，乌纱帽渐废而贵贱通用折上巾²，即幞头。到了唐代，由于高祖的常服是赭黄袍，便禁止了士庶穿赤黄色服装³。在这样的背景下，唐代对于服色制度便有了逐渐严格的要求。

自唐初高祖武德四年公布衣服之令（武德令）⁴起，唐代的衣冠制度开始逐渐完备。其服色制度为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六品以上、流外官及庶人服黄或黄白。太宗贞观四年又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六、七品服绿，八、九品服青。不过，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虽有令，仍许通著黄。”可知当时虽然有了制度，但实际穿着并没有严格按照规定。高宗龙朔二年，司礼少常伯孙茂道奏称：“旧令六品、七品着绿，八品、九品着青，深青乱紫，非卑品所服。望请改八品、九品着碧。”从之⁵。唐代三品以上官员的紫袍是青紫色，而不是红紫色，这在敦煌莫高窟的唐代壁画中可以得到证实。莫高窟130窟壁画中的供养人乐庭瓌像，榜题记明他已“赐紫、金鱼袋”，则所着当是紫袍。但现在其袍却呈蓝色，当是由青紫褪色而成。所以被视为“深青乱紫”⁶。总章元年（668），始一切不许着黄。上元元年再加具体定制官服：文武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睿宗文明元年八品以下的青服改碧服。神龙元年，社稷、宗庙、郊祀、行军旗帜及服色等诸制度，依永淳（682）以前之制改。服色制度上“永淳以前”之制度是“上元元年”的服色制度。不过神龙二年（706）已有“停六品已下著绯”的记载⁷，可知百官实际上穿着官服时，未必都是严格按照规定的。开元二十年（732），经过开元礼再次详细规定了衣冠制度，但并没有关于服色的内容。其后，太和六年结合以前的制度再次定了紫、朱、绿、青及黄的服色⁸。

表一是对唐代官员常服服色演变过程中主要特征的比较，资料来源为《旧唐书·舆服志》与《新

① 《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武德初，因隋旧制，天子宴服，亦名常服，唯以黄袍及衫，后渐用赤黄，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四年八月敕，三品已上，大科细绫及罗，其色紫，饰用玉。五品已上，小科细绫及罗，其色硃，饰用金。六品已上，服丝布，杂小绫，交梭，双紉，其色黄。六品、七品饰银。八品、九品鎗石。流外及庶人服绫、纁、布，其色通用黄。饰用铜铁。五品已上执象笏。三品已下，前挫后直，五品已上，前挫后屈。自有唐已来，一例上圆下方，曾不分别。六品已下，执竹木为笏，上挫下方。”页1952。

② 《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页1951。

③ 《新唐书》卷二四《舆服志》，页527。但在《旧唐书·舆服志》（页1952）“赭黄”作“赤黄”。

④ 据《新唐书·舆服志》（页511）：“武德四年，始著车舆、衣服之令”；据《旧唐书·舆服志》（页1942、页1955）“武德令”。

⑤ 《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页1952；《新唐书》卷二四《舆服志》，页527。

⑥ 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页454。

⑦ 《旧唐书》卷七《中宗本纪》，页136。

⑧ 《册府元龟》卷六一《帝王部·立制度二》，页678。

唐书·舆服志》，以及其他有关文献。

〔表一〕唐代服色制度

年代	等级		衣次	色		带饰	笏	巾	靴	备注		
高祖武德四年(621)八月“武德令” ¹⁾	旧	三品已上	大科绫罗	紫		玉	象	折上巾	乌皮六合靴	·		
	新	亲王及三品·二王后 ²⁾	大科绫罗									
	旧	五品已上	小科绫罗	朱		金					竹木	·
	新	五品以上	小科绫罗									
	旧	六品已上	丝布·杂小绫·交梭·双绉	黄	六·七品：银 八·九品：金		·					
	新	六品以上	丝布·交梭·双绉·绫							黄		
	旧	流外·庶人	绌·纁·布	黄		钢铁				·		
	新	流外官·庶人·部曲·奴婢	绌·绢·纁·布 ¹⁾	黄白 ²⁾								
太宗贞观四年(630)八月 ³⁾	三品已上		·	紫		·	·	·	·		‘《旧·舆》：“五品以下”，但据《旧·太宗本纪》“下”当为“上”。又据《册府元龟》：“四品以下”、 ²⁾ 七品已上没有带饰的记载。	
	四·五品 ¹⁾		·	绯								
	六·七品		·	绿								
	八·九品		·	青						输石 ²⁾		
太宗贞观五年(631)八月 ¹⁾	七品已上 ²⁾		龟甲双巨十花绫	绿		·	·	·	·	‘据《册府元龟》：“七月1日”。 ²⁾ 只指六·七品，五品以上仍著紫、绯。		
	九品已上		丝布·杂小绫	青		·	·	·	·			
高宗龙朔二年(662) ¹⁾	八·九品		·	碧		·	·	·	·	‘据《玉海》：“九月二十三日戊寅”。		

① 《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页1952；《新唐书》卷二四《舆服志》，页527。据《册府元龟》卷六一《帝王部·立制度二》：“七月十六日。”(页685)

② 唐代以北周与隋之后为二王后。请参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页450—451；《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二王后子孙视正三品。”(页1195)

③ 《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页41)、《册府元龟》卷六一《帝王部·立制度二》(页669)：“贞观四年八月丙午”；(页685)；(后唐)长兴三年正月壬子“太常礼院奏衣服制度，准贞观四年八月十四日，……”；宋王应麟：《玉海》卷八二《舆服》，页1522，“八月十九日(丙午)。”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

续表

年代	等级	衣次	色	带饰	笏	巾	靴	备注
高宗上元元年(=咸亨五年, 674)八月 ¹	三品已上	·	紫	金玉	·	·	·	¹ 据《玉海》：“八月戊戌”。 ² 在《新·舆》没有“深”；又在《玉海》没有各品官深浅的区别。
	四品	·	深绯 ²	金				
	五品	·	浅绯	银				
	六品	·	深绿					
	七品	·	浅绿	鍮石				
	八品	·	深青					
	九品	·	浅青	铜铁				
	旧	庶人	·					
新	流外官·庶人	·	黄					
睿宗文明元年(684)七月甲寅 ¹	外官八·九品 ¹	·	碧	·	·	·	·	¹ 原“八品以下旧服者”，不过据《唐会要》：“八品以下旧服青者”。“服青者”指八·九品。
中宗神龙元年(705)二月甲寅	“……服色……并依永淳以前故事”			·	·	·	·	·
中宗神龙二年(706) ¹	“停六品已下 ² 著绯”			·	·	·	·	¹ 据《玉海》：“九月戊辰”。 ² 据《玉海》：“京官六品已下”。
文宗太和六年(831)六月戊寅	亲王·三品亲王已上若二王后	·	紫	玉	·	·	·	·
	五品已上	·	朱	金	·	·	·	
	七品已上	·	绿	银	·	·	·	
	九品已上	·	青	鍮石	·	·	·	
	流外官·庶人	·	黄	铜铁	·	·	·	

*“旧”是《旧唐书·舆服志》，“新”是《新唐书·舆服志》

表二是把表一的内容加以简化整理所得。

(表二) 唐代服色制度演变简表

年代	品级	三品已上	五品已上	七品已上	九品已上	流外官·庶人
武德四年		紫	朱	黄(绿)	黄(青)	黄(黄白, 黄, 白)
贞观四年		紫	绯	绿	青	·
龙朔二年		紫	绯	绿	碧	·
上元元年		紫	(深/浅)绯	(深/浅)绿	(深/浅)青	黄
文明元年		紫	绯	绿	碧	·
太和六年		紫	朱	绿	青	黄

(1) 据《新唐书·武后本纪》：“光宅元年九月甲寅”(页83)。“文明”是从684年2-8月，“光宅”是同年9月。

(二)服色制度上的类红色色名

1. 绯色

绯是赤色的一种，与绛和纁相似。据《广韵》和《集韵》称：“绯，绛色。”¹据《玉篇》称：“绯，绛练也。”²可知绯与绛是同色。又据《广雅·释器》称：“纁，谓之绛”³；《尔雅·释器》称：“一染谓之纁，再染谓之赭，三染谓之纁。”晋人郭璞注：“纁，绛也。”又宋代的邢昺引李巡云所注：“三染其色已成为绛，纁、绛一名也”。⁴从这里可知纁和绛一样的。总的来说绯和绛一样，又绛和纁一样。所以，绯、绛、纁都是相类的颜色。但据《宋史·舆服志》称：“以青为表，非不用玄也，为玄而不至者也。以绯为裳，非不用纁也，为纁而太过者也。”⁵这句话是解释冕服之上衣下裳的颜色的。本来冕服的上衣用玄色，下裳用纁色，以显示上天下地的象征意义。可知虽然说绯和纁是一类的颜色，不过两者之间仍有着细微的差别，即绯比纁深。上面云“纁是浅绛”，所以绛也比纁深。也可以说，纁、绛、绯其实都是非常相似的颜色，只是绯和绛比纁色略深一些罢了。

2. 朱色

按《周礼·冬官考工记》：“三入谓纁，五入为纁，七入为緇。”贾公彦疏：“此三者，皆以丹秫染之。……纁若入赤汁则为朱，若不入赤而黑汁则为绀矣。”则朱和绀皆是四染，但区别在于再加入赤汁或黑汁⁶。

从上面的内容，可知绯和纁基本上是一样的颜色。纁上，再加赤汁，即可得到朱色。

(三)小结

根据唐朝服色制度的规定，贞观四年前，四、五品官员服用朱色；贞观四年到太和六年间，四、五品官员服用绯色；太和六年后，四、五品官员再次服用朱色。由于《步辇图》的历史背景是贞观十五年，应从贞观四年之制，所以，该图中礼官之服色应为绯色。

四 唐代职官制度上的四、五品礼官

通过上面的考察，可以得出《步辇图》中礼官所穿服色为绯色的结论。根据唐代职官制度，我们

¹ 《广韵·微》，参《广韵校本》页66，中华书局，2004年；宋丁度等：《集韵·微》页24，北京图书馆藏宋朝刻本，中华书局影印，1983年。

² 顾野王：《玉篇·系部》页494，中国书店，1983年。

³ 张揖：《广雅·释器》页609，《尔雅、广雅、方言、释名》清疏四种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⁴ 《尔雅注疏·释器》，《十三经注疏》页2601，中华书局影印，2003年。

⁵ 《宋史》卷一五二《舆服志》，页3548，中华书局，1977年。

⁶ 《周礼注疏》卷四〇《冬官考工记·钟氏》，《十三经注疏》页919，中华书局影印，2003年。

还可以查出可穿绯色官员的身份。下文即就此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唐代的官制基本是沿袭隋制。皇帝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在皇帝之下，有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等职官体系。唐代初年，以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门下侍中、尚书省长官尚书令共议国政，都是宰相，秩正二品(中书令是太宗以前正三品)。后来，因为唐太宗即位前虽曾任过尚书令，臣下避而不敢居其职，便以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门下侍中、中书令号称宰相。仆射秩从二品。尚书(都)省里有六部二十四司，他们负责处理全国军政、财文、兵衡刑、钱谷等一应行政事务。六部是吏、户、礼、兵、刑、工部，各部的首长是尚书，秩正三品。其中礼部掌礼仪、祭享、贡举之政。

礼部尚书下面有正四品下的侍郎一人，侍郎辅佐尚书掌上面提到的业务。其下面再有四司，是礼部、祠部、膳部、主客。其中关于主客，据《新唐书》记载：“主客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二王后及诸蕃朝觐之事。”可知主客郎中和员外郎负责诸蕃朝觐之事。主客郎中秩从五品上，员外郎秩从六品上。其下面有主事二人，秩从九品上以及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掌固四人¹⁾。(请参表三)

〔表三〕唐代职官制度上的礼官

官 职		人 数	品 级	服 色		
尚 书 省	尚 书 令	1	正二品	紫		
	仆 射	2	从二品			
	尚 书(各部)	1(共6)	正三品			
	礼 部	侍 郎	1	正四品下	绯	
		主 客	郎 中	1		从五品上
			员 外 郎	1	从六品上	绿
			主 事	2	从九品上	青
			令 史	4	·	·
			书 令 史	9		
			掌 固	9		

贞观十五年的礼部尚书是江夏王道宗，礼部尚书应穿紫色官服，不过图中的人物穿着绯色官服，因此该人物不是礼部尚书。唐代职官制度上可以穿绯色的等级是四、五品。根据上面的资料分析，可以穿绯色的礼部官员是正四品下的礼部侍郎和从五品上的四司郎中。但考虑四司郎中的职务分工，《步辇图》中礼官的身份似乎以主客郎中更为恰当。据《旧唐书·白居易传》记载：“明年(元和十五年，820)，转主客郎中、知制造，加朝散大夫，始著绯。”²⁾也有可能是主客郎中的上级官员礼部侍郎。

1) 以上请参：《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页1181—1203；清纪昀等：《历代职官表(上)》页181—18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陈茂同：《历代职官沿革史》页253—265，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

2) 《新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页4353。

五 结论

通过对唐代服色制度相关文献的考察，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尽管唐代服色制度随着时代有变化损益，但基本格式不变，大致是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深/浅)绯，七品以上服黄、(深/浅)绿、青，九品以上服黄、碧、(深/浅)青和流外官及庶人服黄(黄白)或黄、白。其中类红色色名是绯和朱。

《步辇图》的历史背景是贞观十五年，按照贞观四年的规定，礼官所穿显然是文献上说的绯色，不是“朱色”、“红色”。绯色与丹秫三染而得的纁色基本相同，只是略深一点。

根据唐代职官制度，礼部里四、五品官员是礼部侍郎(正四品下)和其下面的礼部、祠部、膳部、主客的四司郎中(从五品上)，而四、五品官员应服用绯色。但以四司掌管的事务分析来看，“诸蕃朝觐之事”更密切为主客郎中。因此该图之礼官的具体官职，应为礼部主客郎中或他的上司礼部侍郎，不是“赞礼官”。

[作者单位：包铭新，东华大学服装学院；崔圭顺，东华大学服装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赵中男)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Two-faced Figure in the Cave Temples of Gongxian

Tian Jun

ABSTRACT: The two-faced figure images in the cave temples of Gongxian represented fresh and unique material that only appears at these caves in China.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on these images and it is neither known what they were called nor where they came from. On the basis of an examin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an overall analysis of the carved image,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image is that of the ghost mother deity. He points out that the ghost mother deity appears in the cave as a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 exemplifying the thought (*fangbian shuofa*) in the Fahua Sutra, and it was intended to proclaim the Mahayana Vehicle.

KEY WORDS: Gongxian caves; double-faced figure; ghost mother deity; Northern Wei period; *Fahua jing* thought; Mahayana Buddhism.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106 to 112.

A Study of the Colour of the Garments of Tang Dynasty Ritual Officials: The Case of *Bunian Tu*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Gugong

Bao Mingxin, (Korean) Choi Kyusoon



ABSTRACT: Yan Liben's painting *Bunian tu* is a realist work which depicts Emperor Tang Taizong receiving as an emissary the Tubo king Songtsan Gampo who married Princess Wencheng. The painting contains visual information on clothing in the Sui-Tang period, and is of great value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stume. On the basis of their study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the ritual significance of the use of colour in costume conventions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drawing on earlier scholarship, the authors attempt to study the conventions governing the colour of ritual and protocol officials' garments as seen in this painting, and then use this a tool to help pinpoint the date of the painting.

KEY WORDS: Tang Dynasty; *Bunian tu*; dress colour; system of officials; *ludongzan*; Princess Wencheng.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113 to 123.